

黄平永康村：“云上有山”大戏迭出

○ 通讯员 潘江平 龚循娟 摄影报道

走进黄平县浪洞镇永康村，随着山路盘旋而上，云雾缭绕之处，一扇用石头砌成的城门映入人们眼帘，城门上木亭平台悬挂牌匾一幅，上书“云上有山”。

“云上有山”影视基地位于永康村的云雾山，目前，由著名作家曹羽担任总编剧，陶明喜、袁小松联合编剧，著名青年导演陶明喜执导，著名青年演员王超伟、莫小棋、鲜青洋、杨骏、李沛泽等主演的红色题材院线电影《一生交给党》，正在国家2A级旅游景区黄平“云上有山”影视基地取景热拍！吸引了来自贵阳、凯里等地游客前来“打卡”。

据悉，电影《一生交给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红军的创建者之一、贵州籍黄埔军校二期生周

逸群同志故事改编的一部红色题材电影。电影的取景地“云上有山”影视村，是黄平籍返乡青年人才著名导演陶明喜为反哺家乡而创立的一个项目。据了解，该项目通过“支部+公司+农户”的模式，建立了集生态农业、影视拍摄、休闲避暑、亲子农耕教育为一体的影视人才培训研学基地。该基地占地面积3755亩，建有“影视村”（五百年前的村庄）、300亩黄金芽茶种植基地、1600亩大红花果油茶种植基地……在云雾山下的开阔地带，永康村党支部还建成了占地300多亩的35口鱼塘。2021年，黄平“云上有山”影视基地成功申报为国家2A级旅游景区。至此，曾经默默无闻的永康“三无村”在一座山上唱起了三出“大戏”。在这里，仰可观云海的日出日落，俯可瞰青山绿水的壮美景色。



电影《一生交给党》拍摄现场

从江吃“薊”的由来

○ 梁全康

本文在叙述从江“牛薊”的来历之前，笔者首先对“薊”字的认知，与大家共同探讨。

就人们对牛薊的“薊”字而言，这个“薊”字的读音biè和biē，释义为物体表面凹下去，不饱满。本文中笔者采用“薊”字，读音biè，释义为植物生长太密而移栽。“薊”字的发音恰好与侗语发音一致，侗语表达的意思是草食动物肠、胃里的杂物。“薊”字的读音不仅与侗语的发音相同，意思也相近，即“牛吃草”。

草进入肠胃，通过酶的作用，变成了另外一种可口养胃、营养美味的佳肴。当然“薊”字先入为主，且约定俗成。但在汉字中有一个“薊”字能替代“薊”字，为何不用？笔者建议今后人们可以用“薊”字替代“薊”字，更能贴近这道佳肴原本的意义。

侗族，是一个勤劳、淳朴、善良且充满智慧的民族，千百年来，他们在漫长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了独特而灿烂的民族文化。他们崇拜自然，崇尚与自然和谐相处。正如侗歌歌词描述的那样，“山河为主，人为客”“饭养身，歌养心”，把自身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他们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在平凡的生活中，还创造出了侗族特有的饮食文化，比如腌肉、腌鱼、酸菜、稻田烧鱼、淘米水白酸汤、

腌辣椒酸和西红柿酸等，众多美食让人垂涎三尺。特别是侗族的“牛薊”和“羊薊”，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当人们津津乐道品味“薊”时，都在探讨同一个问题，即“薊”这道美食由何而来？至今无人可知。为此，笔者在多年的探索中，走访了无数的侗族老人，最终了解到“薊”这道美食的由来。

据老人们叙述：在很久很久以前，侗族同胞从刀耕火种时代步入驯养耕牛进行耕作的时代，牛在成为侗族人民主要生产劳动工具的同时，也成了他们的亲密伙伴。有一年春耕，有一户侗族人家夜以继日耕种，导致自家的耕牛在田间劳作至死。牛的主人万分痛苦，于是便请亲朋好友帮忙把牛抬回家。

到牛的主人时，天已完全黑下来。在主人家的门口，大伙七手八脚忙活着，把牛宰割整理出来，并分别放到锅里炖煮。事后，大家分为几桌，大口吃肉、喝酒。但主人一家却很是痛苦，困坐在火塘边发呆，看着锅里翻滚着的牛肉。过了良久，男主人对同桌的家人说：“这头牛是为了我们家而劳累死的，为了表示对它的怀念、尊重，以及敬畏，我们要连它胃里的草一起吃。这样才对不起我们家的牛。”说完便转身走到门外，捧了一捧牛屎放到滚

开的锅里，与牛肉一起煮食。片刻后，香味四溢，顿时其他几桌的人顺着香味来到了主人家的桌旁问：“你这牛肉怎么煮得这么香？”接着就在主人家的锅里夹起一块牛肉吃了起来，“哇，比我们那桌的牛肉好吃。”听到那人这么说，大伙都围了过来，询问主人家为何主人家这锅牛肉这么香。主人便把之前因心情难过，把牛胃里的草跟牛肉一起煮的想法说了出来。听完，大家便争先恐后到户外捧起牛胃里的草放进锅里，与牛肉一起煮。大伙围着大锅津津有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第二天，大伙酒醒后，仍然记得昨晚吃的牛肉香味，但又想不起来放了什么调料。便到昨天吃的锅里翻找，发现除了吃剩的几块牛肉外，就是一些杂草和浑浊的牛肉汤。大伙你看我，我你看，好像同时想到了什么，不约而同跑到门外一看，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哇，是‘薊’啊！”

“薊”这一美食就这样诞生了。侗族同胞认为牛吃的是百草，是草就是药。故侗族同胞认为吃“薊”就是吃百草药，所以“薊”也被称为“百草汤”。

从此，吃“薊”这一风俗，就在从江县的苗乡侗寨盛行开来，还传到了周边的村寨和地区。如今，从江“牛薊”已经成了黔东南州的一道民族传统美食。

巫溜秘境

○ 姜启春

那天前往巫溜，是冬日的一个午后，阳光懒懒的斜射下来，地上满是金光。

经历了连续的阴雨天，难得有这样的天气，确实使人神清气爽。并且，我们这次是去拍摄巫溜的美景，以及它所折射出来的苗家文化，实在很难得。

巫溜，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遗产，想必它隐藏着诸多秘密。

绕过摆伟，从盘旋的公路俯瞰，下边有层层叠叠的梯田。谷底，是一条曲折折的小河。它应该就是巫溜的母亲河！

从村头望去，村中木屋鳞次栉比，青黑的屋瓦、斑驳的板壁、袅袅的炊烟，在阳光下显得古朴而宁静。

屋外，几个老人在晒太阳，手中的烟杆冒着阵阵青烟，好像在闲聊些什么。见到我手中拿着“长枪短炮”，就上前打招呼：“嘎雷劳也。”我们也不失礼节，一一还礼。

我们的人，一进村子就各自散去，去捕捉自己想要的镜头。

河边，几个村妇在洗布和晒布，青黑的染布随着木杵的起起落落，飞溅起漂亮的水花。那些光洁的砧石，整齐排列在河边，仿佛在述说着千年不变的故事。使人想起“玉帘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的诗句，月光总爱营造凄美的意境，砧石总是思念远行的人儿，眼前的村妇，就是张若虚笔下那位被离愁别绪萦怀已久的怨妇吧？如今的农村男人，大多远离故乡，奔赴他乡，为的是当家糊口，而他们的另一半，则守护着一个家，包括老人小孩，她们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偶尔在月明星稀的夜

晚，坐在自己早已不怎么使用的妆台明镜前，扒开幽帘，望着河边被月光照得光亮的砧石，以及鱼儿激起的涟漪，此时远行的心上人只在思念之中，只能彼此思念而无法相依相诉！

我们拍摄到的，只是她们美丽而疲惫的身影，永远捕捉不到她们那如月光一样晶莹剔透、温柔细腻的心灵！有几位大师还刻意请她们做几个动作，被她们婉言谢绝了。我想，最自然的才最真实，矫揉造作恰恰适得其反！

不知何时，河滩上已聚集了很多人，他们穿着苗族盛装，翩跹起舞，洪亮的芦笙响彻河滩、村子和天宇。不多时，河滩、石桥上便挤满了人，他们驻足观看、用心倾听，还用手机或相机拍摄，记录着这壮观的场面。巫溜的芦笙，不仅曲调多变、节奏明快，而且深沉、雄浑，格外动人。男的步伐刚健有力，女的舞姿潇洒自如，在冬阳的照射和河水的映衬下，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自然，与天地融为一体。让我们充分享受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饕餮盛宴。

悠悠芦笙，不知在苗疆大地上吹奏了多少个风雨岁月，它不仅仅代表喜庆，更是苗家儿女迁徙史上一个悲壮的符号！

我们越过一座小土坡，远远望见了另一处比较宽阔的河滩，河滩上铺满了长长的青黑色染布，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苗家一年四季都在染布做衣服，一套苗装，要经过很多道工序才能做成，其间的艰辛不言而喻。眼前这铺满河滩的青黑色染布，想必就是这次摄影活动的核心内容了。

河水静静地流淌，成群结队的鱼虾，在清澈见底的水中自由而快乐地游弋。河岸上的小山坡，据

说就是巫溜的歌场，阳光穿过重重叠叠的枝叶照进来，斑斑驳驳地洒落在歌场的草地上，草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同行的摄影友说，一会儿要有村里的人来这里唱歌，我们就在歌场边或河边小憩。不一会儿，村民们便陆续陆续赶来，女的身着藏青色衣裤，头戴银花饰，佩戴银项链。男的服饰稍微简洁一些。但都漂亮无比，潇洒自如，和着银饰“叮叮铃铃”的响声，一切显得那么古朴、自然、和谐。

追溯历史，苗族属于蚩尤部落的一个分支，曾在资源富饶的长江中游两岸生息繁衍。后来，苗族从南方多次大迁徙，因为担心本民族文化在大迁徙中失传，智慧的苗族先民便将自己的历史深藏于古歌当中，留存于民族的记忆里。苗歌，便是在原始神话传说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是苗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史诗。

“呃……呃……”古老的苗歌唱了起来，歌声清雅、空灵、雄浑、悲怆……我深深被优美动听、悠远绵长的歌声所打动，闭目倾听，让思绪随歌声飘荡，不知不觉，我仿佛穿越时空，时而望见滔天洪水、血染中原、民族迁徙的悲壮场面，时而目睹葬妻嫁娶、亲友聚会、民间节日的多彩习俗。

巫溜的苗歌，自由洒脱、激情奔放，像风吹林木，又似泉石相激。

巫溜的歌声，如同天籁！

歌声渐渐散去，河滩上飘起了袅袅炊烟，锅碗瓢盆也不甘示弱地唱起了歌。

村民与摄影友们围坐在河边，说说笑笑，相互敬酒、祝福，酒足饭饱之后逐一散去，几匹青黑色的染布依旧晾晒在河滩上。

杨光磊先生在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是他作品的结晶，洋洋洒洒59万多字，堪称一部大作。里面的文章有不少篇幅都针对黔东南州的文化事业建言献策。杨光磊先生勤奋好学，以事业为重，长期工作在黔东南州的文化战线上，当过多年的州文化局和州文联领导，工作涉及面广，站位高、敢担当，文化自觉与自信意识强烈，才能如此高屋建瓴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显然不同于一般书斋文人的作品结晶，它是一部关于作者人生阅历与从业经历的书，一部对于文化事业富有建设性和指导性的好书。

该书编排，先图后文，做到图文并茂，以视觉美吸引人们眼球，再以文字稿的思想火花引人入胜，令读者开卷有益。

一、图

图片记录生活、工作与活动。若干图片按时间顺序放在一起，就能反映人生的足迹，构成一个人的图志，成为一个人的一部“春秋史”。杨光磊把不少难以忘怀的照片，辑录在书中，一共有79张人生彩图和30张获奖证书照片，与读者分享。这些图片是作者大半辈子所珍藏的，十分珍贵，其中每一幅图都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光是浏览这些图片及文字说明，就能了解到作者一路风尘仆仆走来的历程剪影，工作的勤奋、事业的艰辛和拼搏的收获，历历在目，既有履职尽责的留影，还有精彩人生的美好瞬间定格，更有成功的喜悦和付出后被社会认可的见证。我很看重《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一书里的图片，这些图片不仅可以让我了解作者大半生的经历，更可以了解黔东南州文化事业发展的一段历史。因此，我把书里的图片当成黔东南州文化艺术图志来阅读。

《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的珍贵照片显示，杨光磊参加文艺活动比较多。在武汉中南民族学院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母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湖北麻城浮桥河演出。1973年3月，他创建了雷山县也宜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在农村演出成效显著，被表彰出席“雷山县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同年10月16日，代表雷山县参加全州第七届业余文艺汇演。

1983年，杨光磊出任黔东南州文化局局长，开始从事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于1996年调州文联工作，先后任州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长达10年，黔东南州文化战线就是他的用武之地。在《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的几十张珍贵照片里，明确记载了他勤奋工作的足迹，可以看出杨光磊对于黔东南州文化事业的辛勤耕耘，以及他所作出的贡献。

从该书辑录的30张获奖证书照片来看，杨光磊在工作中获得表彰奖励很多，说明他的履职业绩受到了党政机构和职能部门的肯定，得到了社会的认可。1989年9月，他被首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授予“突出贡献奖”。1993年11月，他被文化部表彰为“全国文化市场管理先进工作者”。1996年12月，他的专著《民族文化耕耘录》获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3月，他被中共黔东南州委宣传部表彰为“一九九八年度宣传系统先进工作者”。除了党政机构的表彰奖励，杨光磊还有不少文艺作品获得专业协会或民间组织的颁奖。

这些表彰奖励表明，杨光磊先生是一位内行、专业的文化事业领导人。他不仅能够组织领导文化事业，而且能够亲操刀出成果，获得表彰奖励。既是文化事业的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获得战斗业绩表彰，这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二、文

《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辑入作者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共53年所写的文章113篇。这些文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归纳起来看，主要是言论稿，体现了一位文化事业内行领导在半个多世纪里的立言积累。这些立言有价值、有意义，可以资政存史、启示后人，是黔东南州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阅读这本书，可以清楚知道，杨光磊大胆开拓创新，提出了四点工作主张，非常有效。

一是主张文化体制改革。1984年9月24日，杨光磊在全州首届民族文工队汇演大会致开幕词，肯定黎平民族文工团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表扬他们“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同年12月26日，他在黔东南州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致词，强调“文艺体制改革是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鉴于我州实际情况，必须“刻不容缓地改革我州现行的文艺体制”。在《黔东南州1985年文化工作意见》里，他又提出必须“坚持文艺体制改革”，“要遵照国家文化部和省文化出版厅有关指示和要求，有计划有步骤，有的放矢地进行”，“把改革和艺术生产以及经济效益结合起来，要出艺术生产成果，要出人才，这是衡量改革的一个标记”。1996年11月，杨光磊先生调到州文联担任主席和党组书记，发现州文联也和州文化局一样，存在机构职能作用发挥不好等问题。他根据在州文化局改革的成功经验，强调文艺机构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对文艺作品的新需求，就要不断进行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现在，阅读他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倡导改革的言论，依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二是主张文化理论研究。1984年，杨光磊针对州文学艺术研究室主要从事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提出“研究室要研究”的要求。从此，州文学艺术研究室的工作从单纯的搜集整理，向搜集整理与研究相结合的方向转变。1988年后，州文学艺术研究室改建为州文研所，创办《苗侗文坛》理论刊物，发表了大量研究黔东南民族文化艺术的理论文章。同时，杨光磊还提出“加强文化理论研究，开创文化工作新局面”的指导思想，组织召开七次群众文化理论研讨会。会后，黔东南州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97年6月11日至13日，黔东南州民间文艺家协会召开全州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杨光磊到会作指导，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与会者深受鼓舞。就是这次全州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促使黔东南州民间文艺工作的重点，由搜集整理转向理论研究。同年12月11日，杨光磊《在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又明确指出：必须“加强文艺理论建设和文艺评论工作”。之后几年，关于民间文艺的理论研究著作纷纷出版面世，对现实题材文艺创作的作品进行评论的人也多了起来，而且全州很快创作出一大批好作品，这是用文艺理论指导文艺工作实践所取得的成效。

三是主张民族文化走向国内外。通过杨光磊的不懈努力，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得到省、州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国内，“中国艺术节”等几十个全国性大型演出活动都有黔东南文艺团队参加。去国外，以往只能别人零星出国的状况得到彻底改变，州里派出几十个文艺团队数百名文艺家，到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几十个国家参加国际艺术节等演出活动，并作文化交流，极大地扩大了黔东南州民族文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特别是1986年金秋时节，侗族大歌唱响巴黎，震撼欧洲，此后还在2009年摘取了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桂冠。苗族芦笙、蜡染和银饰也赢得了世界赞誉。

四是主张重大历史题材创作。1998年12月18日，杨光磊在凯里与州作协和州民族局联合召开首次黔东南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座谈会，他在会上明确提出要盘活黔东南重大历史题材和重要历史人物资源，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带动其他题材创作，写出无愧于历史有利于现实文化建设的文艺作品。2001年12月，杨光磊在《黔东南州2001年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综述》里专门有一段“深切体会”，说到几年来推行的“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为突破口，带动现实题材和民族题材创作的全面开展”，得到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视，采纳列入议事日程。从创作实践来看，不仅能够出重大历史题材的好作品，如石新民的《太阳石》、陆景川的《伟人名家与黔东南》和田尚培的《王天培将军》等，还有助于“树立黔东南精神”，作品“容易被外界所接受”，有利于“发展旅游产业”。他总结得很到位，体会也很深刻。

2006年，黔东南五十年州庆，州里出版《党的民族政策在黔东南的实践》一书，书中有《民族政策光辉照耀民族文艺大振兴——记蓬勃发展的黔东南民族文学艺术事业的》长篇文章，充分肯定了黔东南文艺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在《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的《后记》里，杨光磊先生说，该书“记载的人和事均依据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况和本来面目秉笔直书，不加修饰”。这话总结得很到位。该书语言朴实，语体通俗易懂，写人记事论道，娓娓道来，直抒胸臆，有一种促膝谈心的文风。

总之，《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是杨光磊先生一生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真实记录，也是黔东南民族文化艺术事业蓬勃发展、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辉煌写照。这本书一定能够在黔东南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新征程中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读杨光磊的《勤勉人生——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

为不朽之盛事忙碌

○ 傅安辉